

明代医家缪希雍临床辨治泄泻经验探析

陈倩清¹ 杨彬¹ 周波² 王蕾²

天津中医药大学¹研究生院,²中医学院,天津 301617

通信作者:王蕾,Email:wangll_doc@126.com

【摘要】 泄泻又称腹泻,是以排便次数增多,粪质稀溏或完谷不化,甚至水样便为主症的病症。缪希雍为明代医家,著有《神农本草经疏》《先醒斋医学广笔记》《本草单方》等医学著作,他在临床用药轻灵,处处顾护脾胃,认为泄泻与人体气机转运升降密切相关,临床治法以调理人体之气为主,注重安补脾胃,以恢复气机升降之和。其将泄泻病因分内外,外由风寒暑湿侵袭导致,治法包括升散实脾、以风胜湿;内由饮食劳倦不节导致,治法包括益火之源、散寒温补、补气升阳;同时注重久泻不止的辨治。深入挖掘缪希雍辨治泄泻的经验与规律,对辨析缪希雍的学术思想以及现代临床辨治泄泻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泄泻; 缪希雍; 辨治经验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6YJC870016)

DOI: 10.3969/j.issn.1008-9691.2023.02.018

An 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treating diarrhea by Miao Xiyong, a physician of the Ming Dynasty

Chen Qianqing¹, Yang Bin¹, Zhuo Bo², Wang Lei²

¹College of Graduate, ²College of Chinese Medical,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1617,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Lei, Email: wangll_doc@126.com

【Abstract】 Diarrhea disease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ed defecation, loose stool or dry stool, or even watery stool. Miao Xiyong, a physician in the Ming Dynasty, is the author of such medical works as Shennong Bencaojing Shu, Xianxingzhai Yixue Guanghiji, and Bencao Danfang, used flexible medicine to protect the spleen and stomach everywhere. He believed that diarrhea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nsport and fluctuation of human qi.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diarrhea by Miao Xiyong mainly focused on regulating human qi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afety and tonic of spleen and stomach to restore the sum of human qi and stomach. The cause of diarrhea is divided in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external causes are caused by the invasion of wind, cold and heat dampness, including the treatment of rising loose spleen, with wind Shengdampness. Internal causes are caused by diet and fatigue, and the treatment includes nourishing the source of fire, treating warming and nourishing qi and raising Yang. At the same time, he pays attention to the persistent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Deeply exploring Miao Xiyong's experience and laws in the treatment of diarrhea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differentiating and analyzing Miao Xiyong's academic thoughts and modern clinical treatment of diarrhea.

【Key words】 Diarrhea; Miao Xiyong; Experience in clinical treatment

Fund program: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ject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16YJC870016)

DOI: 10.3969/j.issn.1008-9691.2023.02.018

缪希雍,明代著名医家,海虞(今江苏省常熟虞山)人。著有《神农本草经疏》《先醒斋医学广笔记》《本草单方》等医学著作。他在临床用药轻灵,擅以寒凉法辨治疾病又处处顾护脾胃,提出“伤寒时地议”“脾阴学说”“内虚暗风”等临床学术观点与辨治经验。泄泻又称腹泻,以排便次数增多、粪质稀溏或完谷不化,甚至水样便为主要症状^[1]。缪希雍对泄泻的治疗经验独到,同时其单验方专著《本草单方》中收录了不少有效治疗泄泻的经验方,现梳理缪希雍医学著作中的相关内容,探析其辨治泄泻的临证经验,以期为现代临床辨治泄泻提供理论依据。

1 病因病机

气是人体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若气机阻滞,升降出入失常,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则百病由生^[2]。缪希雍临床治疗疾病时亦重视气机变化,认为人一身之变化,无非气机转运升降,提出“天地之间,动静云为者,无非气也”,以及泄泻的病

机亦与人体气机转运升降失常有关——“人身之气不调,则肠胃失其转输”的观点^[3]。故临床上治疗泄泻多以调理人体之气为主,常用升举之法以治疗泄泻所陷之气,同时注重脾胃的安养。缪希雍将泄泻的病因归纳为内因与外因,内则为饮食不节劳倦内伤;外则为风寒暑湿侵袭。药治之所以有效,赖乎辨证^[4],因此,缪希雍强调临床应根据病因的不同而随证察脉施治,贵在合法。

2 缪希雍辨治泄泻的特色

2.1 治则治法: 缪希雍辨治泄泻以安胃补脾、升提利水为总的治则治法。胃气为清纯冲和之气,人之所赖也,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5]。缪希雍临床多以保护脾胃为先,认为“后天元气,生于胃气。五脏之气,皆因之以为盛衰者也”^[6],因此保护胃气、补养脾气为当务之本。正如李东垣言:“凡泻痢,米谷不化谓飧泄,是清气在下,胃气不上升。古之圣人,以升浮扶持胃气,一服而愈,知病在中焦脾胃也。”^[7]故治泄宜补

养脾胃,升阳益胃,使下陷之清阳上升,恢复肠胃转输之职。《本草单方》中收录了 5 首法用安胃补脾治疗泄泻的单验方,其中药以白术、山药最多。缪希雍认为二者皆味甘入脾,能安补脾胃以止泻;此外,白术还善于祛湿,湿祛则脾旺。

同时,缪希雍治疗泄泻提倡利小便之法,张景岳言:“凡泄泻之病,多有水谷不分,故以利水为上策。”^[8]小便利则水谷分,泄泻自止。《本草单方》中收录了 1 则缪希雍治疗欧阳公暴下洞泄的验案,以车前子单味研末,米汤送服后瘳。缪希雍在《本草单方》中记载:“车前子利道而不动气,水道利则清浊分,而谷藏自止矣”^[9],邪从小便去则脾健,大便实而泄泻自止。《本草单方》亦记载:“吴茱萸能治脾泄多年不愈,因其可暖膀胱、清水道,从而清浊自分,大肠自固”,正如喻嘉言在《尚论篇》中记载:“复通支河水道,以杀急奔之势,庶水谷分而下利自止耳”^[10]。

缪希雍治疗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的泄泻,亦以治疗脾胃为主,方用白茯苓 9 g、炙甘草 9 g、白术 6 g、姜片 3 片、枣肉 2 枚以安胃补脾;配以陈皮 6 g、砂仁 3 g 辛温芳香、行气理脾;升麻 1.5 g、干葛 3 g 升提下陷之清气以止泻;车前子 9 g 淡渗祛湿利小便、分消水谷;同时方中用黄连 4.5 g,缪希雍称之为最能止泻。而缪希雍常将黄连与升麻、葛根相配,引导黄连上行,以泻脾胃湿热。然黄连苦寒,若无湿热者当去黄连,以防伤脾。全方位体现缪希雍安胃补脾,升提利水的泄泻治疗法则,治以脾胃为先,兼顾湿热之邪困脾的同时又谨防苦寒太过伤及脾胃。

2.2 外感泄泻辨治特色

2.2.1 风郁作泄,升散实脾:缪希雍引《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中“春伤于风,夏生飧泄”^[11]来说明泄泻与春气、风邪密切相关,因肝木郁于土中,症见完谷不化,洞泄有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故下者举之,法当宜升,缪希雍指出升应春气,为风化、木象,则治疗此类泄泻,法应先用风药发散升举,调理人体之升降失常,恢复肠胃的传输功能,正如李东垣所言:“阳本根于阴,惟泻阴中之火,味薄风药,升发以伸阳气,则阴气不病,阳气生矣。”^[12]其中所谓“阴中之火”乃土壅木郁,阳气不能上升而脾胃之气下注导致,故宜“火郁发之”。春主升,用味薄升阳之风药来升发伸展肝木郁于土中之阳气,以疏肝解郁复气机舒畅;又因风为木气,其若伤人,土脏必受之,故缪氏提倡后宜制肝实脾。

临床用药方面缪希雍强调主要用风药升麻、柴胡、葛根、防风、白芷、羌活之属发散升举,次以人参、黄芪、白术、茯苓、肉桂、大枣、甘草等实脾,并强调白芍、甘草为始终必用的药物,因酸甘化阴、甲己化土,二者同用可补脾。根据五脏苦欲补泄的理论,肝苦白芍味酸收敛之性,脾喜甘草味甘缓和之性,故二者同用可制肝实脾。另缪希雍认为白芍“酸寒能泻肝,肝平则脾不为贼邪所干”^[6],能升举脾胃虚弱导致的中气下陷;李东垣曰:“中焦用白芍药,则脾中升阳,又使肝胆之邪不敢犯也,则泻利自止矣”^[12]。

2.2.2 湿胜作泄,以风胜湿:对于因湿盛导致的泄泻,缪希雍以风胜湿,专用防风、升麻、柴胡、羌活、白芷之属。概从

五行相克所言,湿为土之病,风为木,木胜土,故风能胜湿。风药升发能散,故缪希雍临床借此性以升阳胜湿,正如李东垣曰:“湿气大胜,以所胜治之,助甲风木上升是也。”^[7]《神农本草经疏》中记载:“(术)同干葛、防风、茯苓、炙甘草、车前子、猪苓、泽泻,则治湿作泄若雷奔”^[6],其中以葛根、防风配四苓散与车前子,全方能升阳胜湿、利水祛湿、健脾止泻。又有湿热乘肾虚而下流客肾、泄泻不止者,缪希雍先用风药升阳胜湿,祛其湿热,后以八味丸加山药、茯苓、地黄,补其本之肾气虚乏。

《本草单方》亦有载燥湿培土法治脾湿泄泻的单验方,药用苍术、白芍、黄芩、肉桂治疗症见水湿下注、困顿无力、完谷不化、腹痛者^[9]。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指出:“土德无惭,水邪不滥,故泻皆成于土湿,湿皆本于脾虚,仓廩得职,水谷善分,虚则不培,湿淫转甚”^[13]。法宜燥脾,而苦燥之品能祛困脾之湿,故方中苍术、黄芩以苦燥湿,湿祛则脾旺,脾旺则可免受湿邪之扰;《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白芍可止痛利小便”^[14],缪希雍进一步解释:白芍有制肝实脾的作用,为徒健脾经之药物,能治土虚水泛之证,因脾实则水汽自去,或因中焦不和邪气乘虚而入导致的腹痛,亦能缓中补脾而止痛;根据五脏苦欲补泻理论,脾若过燥则以味甘之品缓之,故方中配以辛甘之肉桂,防苍术之芳香气烈燥脾太过,亦可补命门真阳之火以鼓动脾之熏蒸以化精微。

2.3 内伤致泻辨治特色

2.3.1 五更肾泄,益火之源:缪希雍在《神农本草经疏》阴阳表里虚实门中将五更肾泄归于“命门虚”下,言其属于命门真火不足。缪希雍所言肾泄属命门真火者,为肾间动气,“此气至子后一阳生,生即渐渐上升,历丑、寅、卯、辰、巳,而六阳已极,则入离宫;午后一阴生,即白气变为赤液,渐渐降下至坎宫,复为白气。昼夜循环,升降不息”^[6]。他认为肾间命门动气“自下而上也,行过中焦,必经脾胃,则能腐熟水谷,蒸糟粕为精微,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气化而出,是谓清升浊降,即既济之象也”^[6]。肾气虚则阳火不应、命门火衰,于子时阳气不生、寅时阳气微,以致脾胃无法借肾间真阳之气熏蒸鼓动而应候化物,出现清浊升降失常、水火不济的现象,故常于黎明寅时五更泄泻。

缪希雍对于命门的理论结合了孙一奎与赵献可的观点,孙一奎所言的命门乃肾间动气,属坎中之阳,为生生不息之根,与赵献可所言之命门于两肾之间,二者关系十分密切,同时命门处于主导地位。对于命门的论述,各家虽说有其不同,但亦有相似之处,正如任应秋先生所指出:“其间亦有统一者,即命门属于肾,其功用则在寓于精中的阳气,称之为火者,指此阳气而言,不称之为火者,亦承认其阳气的存在”^[15]。

临床缪希雍言肾泄治宜益火之源以复清浊升降既济之象,药用益气、甘温、酸敛之品,常以四神丸加人参、沉香、莲肉,取人参补养五脏阳气之意;若甚之,则加熟附子、茴香、花椒更补命门真火。同时,缪希雍治肾泄还常脾肾双补。在《先醒斋医学广笔记》肾泄验案中,缪希雍以自拟方脾肾双补丸加减治疗,方中人参、莲肉、山药、白扁豆补脾益气,菟

丝子、巴戟天、补骨脂温补肾阳,使肾间真阳之气生而脾胃腐熟转运功能恢复;橘红、砂仁行气健脾,五味子、山茱萸补肾收敛益精,白芍、车前子利水实脾,敛散兼施,调理气机,增强止泄之功^[3]。同时《神农本草经疏》言:“大肠有热者,不宜服用肉豆蔻,而案中患者肠鸣内热,故以酸寒之白芍代替辛温肉豆蔻,除热安脾”^[6]。

2.3.2 虚寒泄泻,治以温补:缪希雍认为治疗虚寒泄泻,法宜辛热温补,药多用肉豆蔻、补骨脂、吴茱萸等,如张景岳提出:“盖脾虚不能胜湿,而湿胜即能生寒,阳气因寒,所以日败,胃气因湿,所以日虚……但无热证可据,而常多飧泄者,则总属虚寒也”^[8]。则法宜速培阳气,且常脾胃同治。

缪希雍在二神丸的基础上,尤重斡旋脾胃之法,配以木香,以行气之品使二者互通。其言:“治脾胃虚寒泄泻,二神丸用破故纸补肾,肉豆蔻补脾,二药虽兼补,但无斡旋,往往常加木香以顺其气,使之斡旋,空虚仓廩,仓廩虚则受物矣。”^[9]另《本草单方》亦记载补火助阳、温中散寒之附子与大枣同煎可治脾胃虚寒的大肠滑泄、完谷不化、乏力^[9];以《太平和剂局方》中记载大寒己丸(组成:萆薢、肉桂、高良姜、干姜)可治暴泄阳虚,症见身冷、自汗、欲呕、小便清长、脉微弱;辛温散寒、暖肠和胃之干姜、胡椒,配收涩、直入下焦阴分之赤石脂治大肠寒滑,小便精出且多服热药不效者,皆以温补之品治疗虚寒之泄泻出现的各种症状。

2.3.3 脾虚泄泻,补气升阳:泄泻因饮食劳倦不节者,久泄常损伤脾胃之气,脾气虚、胃气伤,则其证愈重。缪希雍临床论治脾气虚泄多用人参,认为“人参得土中清阳之气,稟春升少阳之令而升”^[6],故入脾而升阳补气,并取人参“阳生则阴长”之意,补久泻所损之阴,并提出经验方:以人参同白术、吴茱萸配伍,治疗脾泄不止。

2.4 久泻不止辨治特色

2.4.1 下多亡阴,当求责肾:久泻不止,多成虚证。缪希雍认为久泻不止与肾关系密切,因肾主司二便,为封藏之本,故应从肾治。缪希雍提到凡泄利肠澀,久则导致下焦虚脱,无以闭藏,且“下本泻阳,以其下多,阴亦随阳而走”^[16],故缪希雍认为“下多亡阴,当求责肾,补骨脂、肉豆蔻、茴香、五味子属不可废也”^[3],治则以温肾、补脾为主,治法以散寒、酸收,并强调勿过用白术、陈皮之属以防香燥泻脾耗损津液。

2.4.2 阴阳兼顾,燥湿培土:缪希雍临床擅以黄连止泻,因其可涤除肠、脾胃间的湿热邪气,故善治湿热泄泻,然黄连味大苦、气大寒,恐损伤脾胃之气,气虚久泻不止之人胃气愈损。缪希雍临床使用黄连配以等分人参治肠胃虚热而泻者,以人参补五脏真气功治久泻所致之气虚,以人参阳生阴长之意补下多所损之阴。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载一验案:丁元荐腹痛作泻,一日十余次,缪希雍治以苍术、人参、姜炒黄连、五味子、橘红、肉豆蔻、吴茱萸、茯苓、藿香,1剂则止^[3]。方中苍术味苦性温,燥湿培土,以祛湿复脾运;姜炒黄连配人参,除湿热兼顾气虚,治肠胃虚热泄泻者;五味子、肉豆蔻酸收补肾,治久泻不止,配以橘红理气宽中,升降中焦恢复脾胃运化;吴茱萸,

缪希雍言其辛温,能使风湿寒邪从腠理发散而出,加上茯苓利水实脾、藿香芳香入脾升散胃气,全方补泻兼顾,脾肾同调的同时体现了缪希雍临床治疗泄泻注重中焦脾胃。

2.4.3 标本兼顾,温补固涩:缪希雍认为大小肠下后虚脱,非涩剂无以固之,故久泻不止者,常标本兼顾,补涩同用,如《本草单方》载补骨脂、罂粟壳治水泄久痢。张景岳云:“若久泻元气下陷,大肠虚滑不收者,须于补剂中加乌梅、五味子、粟壳之属以固之。”^[8]而李中梓亦言:“注泄日久,幽门道滑,虽投温补,未克奏功,须行涩剂。”^[13]

《本草单方》中肉豆蔻为常用之品。因肉豆蔻辛温芳香,暖脾行气涩肠,缪希雍言其乃“理脾开胃,消宿食,止泄泻之要药”^[6],配附子则兼补肾,配木香则升降中焦使脾胃运化。或以单味益智仁止因气脱腹胀忽泻,日夜不止者,因“其禀火土与金,故燥而收敛”,兼补脾肾,治“脾肾气虚,二脏失职,肾不能纳,脾不能摄”^[6]。此外,《本草单方》中亦多配合矿物药,如用附子、赤石脂治老人虚泄不禁;用肉豆蔻配罂粟壳治久泻不止、配钟乳石治大肠冷滑不止;用龙骨、白石脂制水丸,紫苏木瓜汤下,治久泻不止。大抵如缪希雍所说“其他固涩之药,性多轻浮,不能下达”^[6],而矿物固涩之品质重而涩,故能直入下焦阴分,故善治久泻不止。

3 小结

缪希雍治疗泄泻求本而不专用止涩之品,而以调理人体气机为主,脾胃大肠气机转运功能恢复,则泄泻自止。外邪泄泻则祛邪兼护脾胃气血;因虚致泻重视扶正,温补脾肾;久泻不止者认为其“下多亡阴,当求责肾”。同时,《本草单方》中集录多则廉价、简便的泄泻有效成方。现结合缪希雍治疗法则与本草学说整理分析,深入挖掘缪希雍辨治泄泻的经验与规律,对辨析缪希雍的学术思想以及现代临床辨治泄泻有积极意义。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杨丽,王彩霞.泄泻病名的演变[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37(2):262-265. DOI: 10.13463/j.cnki.czzy.2021.02.007.
- [2] 孔立,卢笑晖,江涛.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根本病机是气机逆乱[J].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05,12(2):68-70. DOI: 10.3321/j.issn:1008-9691.2005.02.002.
- [3] 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 [4] 李展,陈业强,陈观成,等.基于数据挖掘探讨陈业强教授的脾胃学术思想[J].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13,20(4):195-197. DOI: 10.3969/j.issn.1008-9691.2013.04.002.
- [5] 侯杰,郭应军,王国军,等.合理应用大黄及其复方开启危重患者肠道功能的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06,13(3):185-186. DOI: 10.3321/j.issn:1008-9691.2006.03.025.
- [6] 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7.
- [7] 李东垣.东垣试效方[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
- [8] 张景岳.景岳全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 [9] 缪希雍.本草单方[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 [10] 喻嘉言.尚论篇[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 [11] 郭霁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M].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1981.
- [12] 李东垣.脾胃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
- [13] 李中梓.医宗必读[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0.
- [14] 马继兴.神农本草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 [15] 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 [16] 王好古.此事难知[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

(收稿日期:2023-02-28)